

我们渴望春天。我们期盼春风扑面的那一瞬，真的是因为二月春风似剪刀吗，还是源于在春天，每个梦里都有着你的梦呢！

坐井观天

◇有的人微信时，仍然沿用QQ的方式；有的人拥抱，是为了漫长的告别；有的人抱怨一生，自认为好死不如懒活；有一人辉煌，却觉得这个世界不宣耽搁太久。最美的时光，永远惊鸿般短暂。找不到自己，那是跑偏了方向。

◇一部好的作品至少得有三个作者：原著者、批注者和评介者。这些作者最好来自南方，也来自北方。

◇下雪天，我还是喝喝正山小种吧。可惜如今的雪再也不能用来烧开水了。雪再白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词和污点。

◇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在短篇小说里，我越来越喜欢欧·亨利的简单直接。虽说契诃夫常有出人意料的修辞和幽默，但我不喜欢他的叽叽歪歪。优雅呢，要数莫泊桑。最高贵的仍然要属梅里美。拥有如此逼人气质不仅因为他同样身在法国，主要在于他自始至终坚定执着讴歌英雄。无论宫廷里的贵妇人，还是战场上的士兵，亲手处死儿子的农民塔芒戈，还是野性的卡门，处处散发与捍卫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操守，令我们为之敬佩、倾倒和缅怀。

◇为什么每次搁笔收工，总感到灯枯油尽？迷迷糊糊的视线里，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。

◇所谓朋友，就是那些热衷于点赞的人。从中他们也收获着自己值得点赞的人生。

◇小说已死，不是说这种文体的消亡，也不源于人们的懒散和生存压力，更非其他艺术门类的纷扰和其他媒介的强力侵入，而是小说本身，他的

种种可能与人性上的挖掘，似乎已经探索完结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时代与语言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与风骨。每个写作者，也都有着自己叙述的腔调与癖好。有的地方，就永远有小说。小说，于人而言，是对未来的一种过去式把握。

◇我们渴望春天。我们期盼春风扑面的那一瞬，真的是因为二月春风似剪刀吗，还是源于在春天，每个梦里都有着你的梦呢！

◇每次我洗车，三楼邻居的老父老母就感叹，你又省钱呵。他们第一次感叹时，我说是呵是呵。第二次，我说店里没我洗得干净。第三次，我说省钱可以多跑些路呢。第四次，我说去洗得等，不如自己方便。他们的感叹似乎是在测验我有多少个答案。后楼的宝马车主见面前给我递来一根烟，说到海光路上的洗车行洗去吧，报上他的名字，只要十块钱。我知道他是真诚的，我同样真诚地谢绝了他，我说，没法子呵，我就是爱洗车。我的车肯定不是好车，但永远都是最干净的车。我爱洗车，就像看不得流浪的狗一样我看不得肮脏的车，这和我书房的杂乱大相径庭。我就像个在花园里割草剪枝的中年男人，代步车就是我的花园。如今我依然爱洗车，哪怕春风凛冽，洗净擦干，静静地看看它，照自己的影子，车身印着我的指纹，车内留有我的体温。然后，步行去喝酒。路是越来越堵了，我觉得开车才是活受罪哩。

◇早晨，春雨绵绵，牵狗溜溜。一个戴粉红口罩的女人与我打招呼。泰宁装饰城的老板。她的名字叫小三。她很乐意别人这么喊。老公和她几乎形影不离守着店。望着她的背影我惊

叫一声：“男人码头？”电瓶车扶手上的黄色购物袋。四个黑体字粗大醒目。老板小三侧头瞟瞟，便疾驰而过。

◇存在即虚无。一个人的暮年，有病没病，都是与痛苦相伴的。有病的痛苦短暂，确定。没病的苦痛属于漫长的孤寂，且没尽头。有病治病来自求生的本能，也是想干点什么折腾折腾的无奈之举，肉体也就成了自我与医生轮番轰炸的废墟。没病的人则流连于追忆，常常大胆假设，遐想自己如果选择另外的道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辉煌以求安慰。殊不知，不管怎么选择，答案如出一辙。这么想，并非完全出于悲观或厌世，而是不必等到暮年去痛，让当生活圆融，暮年才会圆满。

◇春寒冻死人。一条小狗吠了一夜。我在它的叫声中入睡，也被它的叫声闹醒在黎明。当然，“吠了一夜”绝对是我的错觉，它既没有一直叫的力量，一直叫下去的终点同样也是衰竭。然而一直不叫它就会在颤抖中渐渐僵硬，所以不叫只能是力量的积攒与节俭，只有吠叫才能激发它抵御寒夜侵袭的潜能，使自己不至于麻痹和麻木。我注意到，它每次也就嚷嚷几嗓子，有时候频密急促，有时候涣散、不成其调。它的吠叫让我既高兴又担心，更揪心的是间隔长短不一。要是超过一定的时段听不到它叫，我心里就微微一沉，害怕它再也叫不到了。好几次我想下楼探寻一番，躯体却动弹不得。我不知道它在小区院墙的外与内，也不知道它被关在车棚里，还是瑟缩在灌木丛中。我怕我找不到它，更怕面对它。真的，现在，此刻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它叫了，取代它的是鸟类的啁啾调笑。它再也不能叫了，还是已经挺过来，觅食去了……

◇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原谅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原谅你的错误。每次都能原谅你的肯定是最爱你的那个人；因为有爱，人们常常原谅自己，这是自我的唯一退路，也造成了自己更多的错误。

◇旁白，并非多么新颖的形式，在《平凡的世界》里，却用到了极致，很多观众不习惯，且颇有微词，但我很喜欢。作为一种抒情性叙事，它有力地弥补了影像无法替换的情感黑洞，成为复调，不仅让人物立体饱满，提升了影视剧的文学品质，而且激活了我们对原著的重读欲望。只可惜，这部电视剧到了48集之后，我就再也看不下去了。

◇文学来自想象，是虚构而来的现实；历史出于需要，是对现实的反复重构。文学是方言口语，历史是白话书面语。历史是历朝历代的宣传队，而文学才是永恒的播种机，文学为历史驱魅，历史则不断校验着文学的成色和纯度。

◇怯懦者是勇敢的，勇敢者是自信的，自信者是谦卑的，谦卑者是满足的。

◇人人都说我身材适中，殊不知我对我的身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尤其冲澡时，我不敢看自己，我非常讨厌我那渐渐隆起的肚腩，它酷似无名者不起眼的卑微的坟包。为此我下定决心，要作些改动。除了遛狗（事实证明那是无效的），每天我在家原地跑步、仰卧起坐、弯腰触地、踢腿、蹲跳，可谓千方百计，但收效甚小。我只得使出绝招：晚饭后，我只穿一条单裤，让寒气渗透。不久，肚子里一阵一阵绞痛。晚上我一般要上两到三次厕所。这是我自创的“腹泻瘦身法”，可见处处有学问，对外却宣称，身体标准是一个形象优雅的尺度之一。没人知道，我若再不有所动作，我所有的内裤、泳裤、长裤、保暖裤就都要报废了。

聆听《镜中镜》，可以贴上忧伤的标签，钢琴和提琴好似两条游来游去的鱼，相濡以沫也好，相忘江湖也罢，在那时间的长河里，瞬间就是永恒，唯求相遇时的灵犀一点，闪耀着生命的光芒。

游弋在慢时光里的梦

——阿沃·帕特《镜中镜》赏析

□木火

未曾拥有，就不会告别

未曾告别，就不盼相聚

时光，一条简约而神圣的河

缓缓流动，乐音依稀

任它消磨了青春

流水，一面照见皱纹的镜子

也照亮你的声音，绵绵无绝期

对着镜，像得到更像失去

别了！于寂静中回归孤独

却在孤独中守望永恒

喜欢你聆听的样子

如同，仰望一片云

站在记忆的对岸

云，是自由飞翔的你

聆听阿沃·帕特的《镜中镜》，感受的是分别，体悟的是寂静。

青春，爱情，梦想……一切的美好，在这音乐里似乎变成了曾经，你在和自己所拥有的告别的时候。

远离尘世的喧嚣，接近本真的心灵，思绪顺着柔美和缓慢的音律自由自在地流淌。于静寂的氛围中聆听恒久的乐音，任故事开始与结束；于孤独的思考中重新认识自己，梳理过往的爱与非爱。

渐渐地，会有一股原始的力量悄悄萌芽，在自己的心头潜滋暗长。是思念？或是新生的淡定的爱——一种拥抱生活拥抱未来的力量。

许多时候，我们需要这样一次心灵的孤独之旅，给时光一个清浅的回眸，轻轻放下，再去赶自己的路。

先后有二十多部影片、舞蹈选用了这首乐曲作为配乐。2019年6月，梅雨季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。美国舞台布景设计大师Robert Wilson的主题珠宝展上，一艘小船代表了诺亚方舟，方舟则幻化成内装珠宝盒的大型黑盒，进入方舟内部，持续播放的影像让人联想起浩瀚的大海，耳边萦绕的是《镜中镜》的音乐……

想象得出，那朴素的音乐所营造的一片静寂而奇幻的氛围，以及在爱慕与舍弃之间荡漾的诗心禅意。

钢琴反复奏出分解三和弦，像微风拂过空旷的原野，回荡着寂寥的钟声；提琴缓缓地拉出一条条绵长的和弦音，恍若漆黑的夜空中闪过一颗流星，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，又映在心上，一遍遍地回放。那或许是一种虚幻的景象，却因为美丽让我们一次次怀想，继而沉思——所有美好的事亲爱的都会悄悄涌上心头，又静静地陷入记忆之湖。

《镜中镜》是“神圣简约主义”作曲家阿沃·帕特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，乐曲为钢琴和提琴而作，有三个版本，分别是钢琴与小提琴、中提琴和大提琴的组合；二声部的对位中，一个声部演奏三和弦，另一声部如影随形，固定声部和移位声部相互交织。聆听音乐，那钢琴演奏的“钟鸣”声总是在低音区轰鸣，而提琴演奏的音乐主题在无尽的时空里缓缓游弋……

越是简单的音乐越不容易写，很可能失之于单调、苍白、重复、抄袭。阿沃·帕特为他的音乐表达创立了“钟鸣作曲法”，一种看似简单，实则需要经过精密设计，有着严密内部逻辑的技法。他的唱片上这样解释：回到最简单基本的三音和弦，以调性和声为基石，但抽去了调性体系的功能，使之失去方向，类似中古音乐那样的平行级进。

“我使用尽可能少的元素，只有一到两个声部，将音乐建构在最原始质朴的素材上——三和弦，一种特殊的调性音乐。”阿沃·帕特说，“在我生命低谷的黑暗中，我似乎感觉一切都是外在而毫无意义的，繁杂复杂的面貌令我困惑，我定要寻求一个统一……三和弦的三个音就像钟鸣，它很接近我心中的那个完美之物了。”

阿沃·帕特出生于一战后获得独立的爱沙尼亚。从师法肖斯塔科维奇与普罗柯菲耶夫，创作出新古典风格作品；到倾向于先锋音乐，写出十二音作品《死亡名册》；再到经历创作危机、潜心研习复调音乐，向古代大师汲取灵感，最终创立了钟鸣作曲法。阿沃·帕特走的是一条返璞归真的音乐创作之路，那是与现代生活轨迹相反的一个方向。他说，我需要后退来描绘某些物体，我们越陷入混乱，越要坚守秩序。阿沃·帕特的后退应是一种守望，退到历史的深处来审视现代世界。

《镜中镜》创作于1978年，那一年作曲家43岁，两年后离开苏联，其时他的生活我们无从知晓，但感觉得到他所承受的压力。阿沃·帕特的传记作家保罗·希利尔说：“他（阿沃·帕特）完全失落到觉得音乐最无用，连一个音符的信心及意志也没有。”这或许是一种夸张的说法，但他正在痛苦的审视中开始音乐创作的转型，直至探索出了钟鸣作曲法。《镜中镜》应是作曲家躲在幽暗的角落里审视国家命运的结果，也是审视自我创作的结晶。

“我将我的音乐比作包含有五颜六色的白光。只有多棱镜能将各种颜色区分并显现出来；听者的精神世界就是这个多棱镜。”阿沃·帕特说。

镜中之镜，梦中之梦！对于听者而言，那是对着镜子的审视，也是囿于梦中的向往。回眸，映出一片黑白的记忆；前望，折射出一个多彩的世界。

聆听《镜中镜》，可以贴上忧伤的标签，钢琴和提琴好似两条游来游去的鱼，相濡以沫也好，相忘江湖也罢，在那时间的长河里，瞬间就是永恒，唯求相遇时的灵犀一点，闪耀着生命的光芒。

聆听《镜中镜》，也可以注入沉思的内涵，音乐无穷无尽的律动与延伸中，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漠，一步一步艰难前行，没有了方向，没有了依靠，可一回头，注视那深深浅浅的脚印，仿佛又明白了自己从哪里来，更清晰了自己要往哪里去；

聆听《镜中镜》，更可以萌生向往的力量，一起起伏微微摇摆的旋律，像是在云海里飘摇一般，平静而自由，你摆脱了世俗的羁绊，也抛弃了尘世的烦恼，简单生活，简单爱，游弋在慢时光里，去追求那一个纯净的梦境……

或许悟了：十方所有诸变化，一切皆如镜中像。

但透过镜中之镜，照见真实的自我，照见逝去的岁月，照见孤独的坚守，你至少懂得了：珍惜！



江湾百舸 吴有涛摄

你看“茶”这个汉字，人在草木间，亦在天地间。茶，需用心品，才能品出茶汤里的崇山峻岭。人，同样需要用用心品，才能品出人心中的柳暗花明。

饮茶帖

□江徐

慢慢习得。

有点咳嗽，烧一壶水喝茶。听电水壶里咕噜咕噜，想起古人将茶水沸腾时的水泡比作蟹眼、鱼眼，又想到苏东坡的“活水还须活火煎，自临钓石取深清”。彼时，已近暮年的他谪居儋州，即今日的海南岛。彼时的海南岛不是现代人的天涯海角，而是一无所有的荒蛮之地。苏仙随遇而安，有诗可读，有禅可参，有茶可饮，活水配活火煎茶。相比之下，生活便捷的现代人在饮茶一事上倒不如他。山中泉，江水悠悠，若非傍山而居，或者有幸住在江畔，哪有什么活水？有幸拥有小院的人，倒能搞个炉子，学古人红泥小火炉的那点形貌。继而想到：生活在江边的人是幸运的。拥有小院的人是幸运的。喜欢读诗的人是幸运的。喜欢饮茶的人是幸运的。凡事讲究不讲究，活着的人，都算幸运的。

挺有意思——茶叶中有一种成分，叫茶多酚，茶多酚的主要成分叫儿茶素，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儿茶素赋予茶汤苦涩、回甘、收敛的特性。茶叶中还有一种成分，叫氨基酸，氨基酸的主要成分叫茶氨酸，茶氨酸能抑制茶汤的苦涩味，增强回甘。儿茶素与茶氨酸，共存一叶，一正一反，一阳一阴，相克又相生。这让我想到儒家文化的中庸，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。凡事难在一个“和”，也贵在一个“和”。这种中和、中正、中庸的能力，是万物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基础。从茶叶中的反与和、观照我们自身，可得启示：找到内心的儿茶素与茶氨酸，让两者在时间的催化中相辅相成，保持平衡，生命这盏茶，就会苦涩中回甘生津。如何实现这种自持与自身的和谐？答案，可以从一盏茶里

是无法推却的馈赠。茶即生命，生命如茶。变动，是茶的真相，是一切生命的真相。

午后显得悠长宁静，泡了一颗小青柑，茶的清香，陈皮的清甜。茶汤浓厚，像刚刚煎好的中药。饮茶，有点像中医诊断，也是一个望闻问切的过程。凭窗喝茶、看雨。古人诚不欺我，眼前的雨，横着东来西往，好似野马尘埃。想起远处的人，更远处的人，远到远无所远，便成为无处不在，尽在心底。最奇妙最美妙的事，是空空茫茫的世界里偶然有了一个我。仅此一念，让心微微甜。心有千千结，无须他人来解，自己才是解铃人。茶，一杯接着一杯，越来越浓，又越来越淡。楼下，树下，偶有行人撑伞走过，蓝色的伞，粉色的伞，七彩的伞。

一泡普洱，一盏比一盏趋于醇厚，又一盏比一盏趋于恬淡。每一盏都有苦涩和回甘。杯沿水泡如蟹眼，汤中渣滓似尘埃。浮浮冉冉，难有落定。因为时间，再难落定，也终会沉淀。人那颗驿动的心，又该如何安放？如若用心慢慢感受，除了草木香气，经过它的阳光、风霜、雨露、花香蜂蜜以及氤氲它一生的山野气息，都浓缩在小小一盏茶中。茶如人生，人生如茶。茶，是天地山野中的九九归一。人，是娑婆世界里的九九归一。

你看“茶”这个汉字，人在草木间，亦在天地间。茶，需用心品，才能品出茶汤里的崇山峻岭。人，同样需要用用心品，才能品出人心中的柳暗花明。一杯茶，如一亩方塘，品之，咂之，观之，照之，天光云影中重获宁静，领悟人生。



扫二维码听音乐